小品函 全 逸函

一二

十九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漢書 三五八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120
冊數 19 (19)
函號 358 104

逸事函

今夫稻粱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澠如坻若蘸若嚱于是不羮之梅未漿之茗含辛之虀焚火之餳皆得

而奪其好逌於一嚼甘再嚼醒
予之以稻粱魚肉而後知其美
也新陳相化何常之有至于新
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爲新民之
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於虛談

小慧剽剝離跂之學而使日新
其好于古逸之文章亦猶尚論
遺意也余故攟秦漢以來之逸
文逸事手擘千古別開此文令
見者煥爛蒲眼便欲跳心而入

如處尋常川陸忽到武陵桃花
源祇覺其禮數不同尊俎異而
不忍去也夫然後知九州之外
復有九州九畧之外復有九畧
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不倦而巳

蘇子曰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
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
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
食彭越石蟹嚼嚙久之了無所
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

啄之味不蟹有時勝蝤蛑也此
紀逸之說史氏陳仁錫題

逸品繹函目録卷之一

西王母問上元夫人
黄帝陰符
内經四氣調神
太公望金匱陰謀諸銘
莊周南華逸篇
甯戚飯牛歌
越絶荆王平内傳
句踐入臣外傳
漢雜事秘辛　司馬相如傳

楊雄酒箴
黃香責髯奴辭
陶潛桃花源記
王嘉薛靈芸
魏文帝答繁欽書
附繁欽與太子牋
曹植髑髏說
皇甫謐龎娥親傳

王献之保母帖
蘇軾保母楊氏墓誌銘
于寶山亡
王嘉姚馥傳

逸品繹函目錄卷之二

張敏頭責子羽文
劉敬叔梁清
張説虯髯客傳
王績醉鄉記

呂才東皐子集序
陳鴻長恨傳
沈亞之湘中怨解
李延壽魚弘傳
李延壽宣孝陳皇后傳
李延壽馮淑妃傳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顔真卿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紀錦裙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常皐西川鸚鵡舍塔記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
段成式京西店老人
王十朋卧龍行記
張雨中嶽外史傳　宿瘤傳
米襄陽志林序
妻何氏柳下惠誄
卓文君司馬相如誄

劉令嫺祭夫徐敬業文
妻無名曹因墓銘
妻蒲芝張愈誄

此亦奇編録之案頭可當困睡時打一噴嚏

漢武帝内傳但云侍女問答亦不

舊傳武帝東方朔都是上清宝應宮執籙侍者

逸品繹函卷之一

長州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閬上元夫人　西王母

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慈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

又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共造朱為山陵食靈瓜其味甚美憶此來久已七千年矣

侍相須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於漢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荅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見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傳諸書

或傳黃帝問道于廣成子歸而作陰符經大約論養生之理歸于自然只是賊字害字便不好順變化之理便自然妙在首尾二藏字及靜字因上賊字生

陰符　黃帝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行化之運機）盡矣天有五賊（五行盜太虛故曰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陰極而息斗柄指子之時）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陽極而消昆虫晝出之時）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六欲七情人之机也賊故曰殺）天地反覆天人合發（率性之道）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藏而不洩拙亦巧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耳目口）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

出盗字作治字看

藏故神

十倍萬倍子謂拔本塞源便易竭晝夜之力以治便

之盗。人。萬物之盗。盗相制相奪之名 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時中也 百骸理。動其機。時措 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虛靜淡漠之神不神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機也。天地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三要返真含晝夜矣 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生机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自然曰性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無為公無私能成其私 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 恩生

文理丁聖字疑衍

其斯同

静字應上藏字同上机字說得不好故以静字替祂

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時物謂消息陰陽天地同流也 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食其時動其機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樸散則為器 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顯諸仁藏諸用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象帝之先

右經舊分三章。唐李筌云黄帝作。非也。按隋志有太公陰符一卷。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或以永徽初褚遂

良嘗寫一百本。墨跡尚存。
皇覧記陰謀黄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
可得聞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
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
志。道家有黄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黄帝有巾機之法。皇
覧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
之一也。

春月發陳不可逆

夏月蕃秀不可逆

四氣調神

内經

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上升氣皆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歩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發生志意）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逆謂反行秋令也肝象木王于春行秋令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于夏）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夜臥蚤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寛志意則氣泄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逆謂反行）

秋月容平不可逆

冬月閉藏不可逆一日十二時亦有春夏秋冬就于此中調氣養神自

冬令也心象火王於夏行冬令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于秋冬水勝火故重病于冬至秋三月。此謂容平。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急風聲切也明物色變也蚤臥蚤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行夏令肺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于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中也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氣下沈故宜周密蚤臥晚起。必待日光。避寒也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不欲出外冒寒也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無泄謂勿汗也亟奪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

受其保只此著衣要飲家風便是精心脩課之學

此下言天氣不調陽氣閉塞而陰為之君萬物亦槁然不育人身之氣亦如此氣不調故

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于冬行夏令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于春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止一作上故不下也。依下則應用不居故不下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日月目也人之真氣不可泄露當清淨法道以保天真苟離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氣風熱也地氣濕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為病則掩翳精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陽盛則地不應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表謂表陳其狀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為否也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稾不榮。菀謂蘊積也藁謂枯槁也稾木蘊積春不榮也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天真

言四時非逆之害

此曰養者培其根也未曰治者消其逆也

逆背也識云

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不變陽氣不出內鬱于肝則肝氣混擾変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大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少陰之氣亡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苛重也道者聖人行

滯而不行謂之佩如佩刀之佩不活動也精言

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內性格拒於天道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

又內經靈蘭秘典云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任治於物故為君主清淨栖靈故曰神明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官為相傳主行榮衛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謀慮出為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剛正果決直而不疑膻中者

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在胸中兩乳間爲氣之海氣和志適喜樂由生分布陰陽官爲臣使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包容五穀栄養四傍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傳不潔之道變化物之形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強於作用造化形容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閉塞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位當孤府故謂州都居下内空故藏津液氣海之氣施化溲便注泄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詳此乃十一官脾胃二藏共一官故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謂君主心之官也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

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使道謂神氣行使之道也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作肖若濯濯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窘要也瞿瞿勤勤也人身之要者道也然以消息異同求諸物理而欲以此知變化之原其要妙誰得知乎既未得知轉成深遠閔閔玄妙復不知誰者爲善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毫氂雖小積而不已起於尺度斗量推引其大應通人形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履銘

衣銘　鏡銘　觴銘　几銘　杖銘　筆銘　冠銘　劍銘　車銘

金匱陰謀諸銘　　太公望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
湎致非社稷為危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
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筆之書曰毫
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
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
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
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

鏡銘似重出
門銘　戶銘
牖銘　鑰銘
硯銘　鋒銘
刀銘
井銘

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番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爲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凡二十章

共之之字衍
也
會未逐疫出
魅是逐吾身
之疫氣出吾
心之邪魅非
鬼祟也擊鼓
呼譟即鼓動
太氣料藪精
神以通九竅
通五臟之謂

南華逸篇

莊周

閼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元天山名游覓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趍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譟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王符謂夢有直應有象有意精有記想有人位之夢有極反之夢有感氣之夢有應時之夢有氣夢有性情之夢秋駕乃意精之夢盖孔子思周公夜即夢之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月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閲一作門来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謳歌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丘之禱久矣

瓊枝喻仁孝智

離珠喻勇武

末結句見重在聖仁智賢不在勇武

昔人謂庶者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畜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比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不飲貪泉之水矣隱之云
君使吏齊飲
終當不易心
以術勝也即
金距芥距之
別
即治于未乱
意思
亦士窮見節
義之意不是
御世之說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之雞三歳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
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闘雞處株色也雞畏狸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
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
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倂然辯士形
像
鹿與踦舉足
高牛舍踦践
地深高中藏
深與處窩舍
俗所謂有心
術人也
踦多心多疑
王字循勝也
賢也
語似韓非子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
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傳其曉流其舉足也高其践
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穀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
一足而趍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帝上之人
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
其尊顛酒尊也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

人有喜談鬼者說世那得鬼即有亦不怕一日室中有鬼見之愕而病怕乎不怕乎若梁清呼鬼使露形而与之談論者誰即无注金注說

此射麾之說

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鴻以五鈞射者見鴻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喻聖主之法明遂至不敢踰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

便是諍士簡子也是個明主

此与上段意合

此等議論新書說苑互外

驚吾馬二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爲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雁群集梁君下車彀弩（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

傳淮南皆有之

視皮鞭囊諺所謂酒囊飯袋到不如夫子罔之一字罵得毒罔無也空也四字

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內 學而不行命之曰鞭囊。鞭擊者也 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不如一字形兆垠堮謂瘍封之土也

也是物變

即易謙德之納也之說彷彿致美勞子勞逸之意係縣人情世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旬而葉成。鷂為鶻鶻為布穀布穀為鷂此物變也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傳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

[illegible]乃有山見
[illegible]

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絍之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
鳥之有羽翼也

陸徳明序録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
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
之才妄竄奇説若閼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鳬子胥之篇
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
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
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
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亦逸篇也

來之必入來
與不入二來
字是拾採之
來
尽伍尚必入
如父奢之言

荊王平内傳　越絶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
走伍子尚奔呉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
来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
為人也仁且智来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来必不入胥
且奔呉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
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呉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
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呉吾聞荊平王召子子
必母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

縱胥以智勇
激之而子尚
之仁終知故
尽伍胥必不
入亦如父奢
之言正是知
子莫若父
堂堂重移謂
齊晋也重移
言難于轉移
即不可以言
又的意思

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
則不仁愛身之死絶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
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
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
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
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荊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
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横嶺上太山北望齊晋謂
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
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

漁者是個烈
丈夫世有奇
異之人便有
奇異之人應
之若項王到
烏江亭長儀
船以待烏知
非即此漁者
而竟不渡謂
何
胥之与劔是
天遠漁父之
剱不然亦况
之江耳

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
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
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
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荊邦之
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
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值百金請以與
子也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
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于
千斧之津乃費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

敢勿露踪跡之義即燕田子光之義烈溧陽人出一烈女此事詳見李白溧陽貞義女碑紀此女為溧陽黄山里史氏之女也歳三十不嫁其志事母純孝身擊漂以自業

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

云云非常人凡三見此變常為恒

五吳樂莫樂兮新相知

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太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太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閭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十五戰十五

只云鞭墓不曾說鞭屍或諱之
後子二字宜連上讀言今日報已遲緩了
海遲了樂毅奔趙宜其不反耳
失辭在特甚二字恨了詞又挻勁

勝。荊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邦明矣。

子謂漁者之死亦不滅也猶可撃絮之女可以無死而竟死為毒哉胥也前云掩爾壺漿毋令之露猶曰偶試之耳再與撃絮之女亦云則又欲死此女也心慘矣

大夫種之祝
當此不能全
人不慘傷
大夫種再祝

勾踐入臣外傳　　　呉越春秋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姓文字會）范蠡入臣於呉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呉庭来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

有歸過諸大夫之意

大夫扶同說 扶同史作逢同

越王此意似不悅扶同之言

大夫苦成說

王餘徳守國於邊遂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徳有薄厚黃帝不讓堯

句在此一言打動他然臨別之時憂心勝不能入也故越王有不合意之說

言爭寸陰而亦則王為爭時也今時何時而如此說越王意是如此

范蠡說

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徳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陥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覧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讐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為傭隷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

蠡之說只是反覆天道循環時否必泰之理

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悲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讐。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劒。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

大夫計硯說硯一作研范蠡師辛文子也

大夫臯如說佛大也

大夫曳庸說

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群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群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

父死子代君
亡臣親有責
諸大夫意
此時方寸乱
矣
計硯又説

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
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
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
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
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
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
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
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
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

大夫種又説
以親民為事
范蠡又説以
復讐為事
苦成又説以
理煩為事
庸又説以

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
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
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
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内修封疆
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
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
而必反與君復讐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
君之徳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
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

結和為事
皓進説以決疑為事
諸稽郢説以破敵為事
皐如又説以富国為事
計硯又説以

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
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
義守信温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
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
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
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
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
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
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

候天察地為事
不畏死只是畏去国懷郷耳
越王夫人咏蝦歌

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
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
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群臣垂泣莫不感
哀越王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
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
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
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
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一音 馬步疾貌)
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又再哀吟咏
怨歎
悽哉
因歌烏鳶然
一回一語長頸
鳥啄之人肯
一心爲入下

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来遇兮何辜。（辜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歳遥遥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烏。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内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

過矣言向日
愛辱于子甚
矣故有先君
之讐之説
伍胥請殺越
王

宰嚭諫止殺
越王

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渉我壌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大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

一言喪邦宰嚭是也亦是句踐王者不死

蓋欲使范歸吳分界其域恐君臣同謀變起不測也若不是欲他君臣異處則既在吳矣又何云歸吳故越王有遂失范蠡之恐

其所執。無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恕舍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

語眹甚

保力描寫畢很之狀

即冀缺夫婦饁田之食亦相敬如賓者是動人處亦是起人疑處特闔閭不識非且情有宰

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

嚭在

嚭之說行了

卒意謂終實
此德意如所
謂爲德不卒
之卒

後面伍胥亦
有此說皆謀
之士所見畧
洞付七甲子

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財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螣蛇而臨戊謀利事在

武與甲子謂
天意何

子胥復請殺
越王

伍胥三請殺
越王

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

宰嚭又請赦越王

凡兩曰爲子赦之深入其餌故耳

越王之歸肇端在此一着

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吴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吴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吴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吴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吴

分明是愚吴王處然亦早甚賤甚

更卑更諂袴下無此辱

即前日范蠡教他說話

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因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吴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吴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

可憐可憐

此歎氣殺伍胥耳武侯之氣周瑜無此毒藥只不御坐而讒入矣

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悦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蕺也菜名擬之小臭）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

伍胥此諫比前更懇

懇切

更懇更切

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悦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絶懷毒之

明明指出

忠言疾也片言藥也正是此處迴別

只此一節已墮范蠡術中了

然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授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

恥上懷毒二字之說

其說與范蠡合范知之伍知之獨吳王不知

一一勘破越王心事當日

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意恥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貍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綱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而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

不有宰嚭越王危矣

嚭之言深入骨肓蠡之計字々錦繡

独坐穷山放虎自衛猶曰必念終始耶痴児痴児

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
王之悪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
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
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
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群臣
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
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
頓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
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

越王帰国

帰時一段情景恍如画

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
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
昳。徒結切日仄也日在未曰昳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
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
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嘆曰。吾已
絶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
多抱

此時萬姓咸歡。群臣畢賀。

葉臺山范伍論云。自有史傳以來。皆以范蠡勝于伍員。
蠡報君讐。員報父仇。事稍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

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爲與君同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麾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勾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爲此天之猒吳而昌伯爲之後也非終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纍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毋連兵潢池舉

國而聽員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生聚休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亦任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藥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彊盛蠡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受蒙辱至此反稱奇爲吾不信也人臣之事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爲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

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鐫鏤之賜蓋以
死報吳而或者以此爲員罪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
此皆與夫不忠之甚者也

首叙遣女姰擇女
食時猶云一飯之頃
叙女姰如瑩燕處檢點儀容密事
驗其面目

漢雜事秘辛　無名

讀此篇勝讀諸傳奇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姰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
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
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姰
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姰即
與超以詔書趍詣商第第內讙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閤
細步到寢姰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
姰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
照蠡牕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

驗其頭髮
驗其後帶脫衣作羞澁之態
驗其乳臍
驗其陰物
約略一段是總敘其長短

溰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脩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
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鑑。圍手八盤。墜地加
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
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
面內向。姁為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
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
起。為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
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
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

[illegible]
驗其聲音
以後敘其儀大禮凡六段

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
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
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
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
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
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
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閡。目所
未見。不謂爭逵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
春秋迎王后於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

勅行納采之礼

今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潜
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大
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
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
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
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
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女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
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録
尚書事乘氏冀土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

三 問名之

外出是外祖父母也左傳云則我之自出

三爲納吉之礼

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乎
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
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
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以太守安陵鄉侯統之
遺玄孫先臣故襄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
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
先臣故侍中鮦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鮦陽
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
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

四行納徵之礼

五行請期之礼

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一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諏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

六行親迎之礼

以後是后服飾儀制

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大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今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諸貴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懷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緋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鏁。加以翡翠朱舄襪。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櫳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

以後是百官迎駕儀制

以後是冊立爲皇后儀制

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大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闟戟九斿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將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茲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宋。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闈內戒。

后即位于章

德殿一云赤

花語書之語

尚未即后位

德冠後庭。有夭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毋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戕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即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受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使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群臣以次出。

后即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藏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為奇豔。但太觕褻耳。不謂冀箴赫奕。猶得潰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踈漏之誚。成都楊慎。

按桓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瑩妻之。徵至京師。會質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女瑩為后。袁宏後漢紀。范曄書帝后兩紀。李固傳並詳之。后紀有司請徵引春秋在途稱后。正謂前曾結婚也。不應復下詔審視。即具故事。詔中亦應畧及之。今第云貞靜之德。流聞禁掖何也。又劉昭禮儀志注云。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取蔡質所記靈帝立宋后儀以備闕。此書較多審視及六禮節次。又在宋后前。宣卿注志。舊稱愽悉。不應

含此引彼。即位儀亦與注多同。雖用脩後生。不能判此
疑案也。癸卯人日胡震亨識。

余始讀漢雜事。目駭情搖。謂非漢人不能作。及見孝轅
跋語。該引詳駁。抵牾灼然。乃更發書檢校。復得可疑者
數。則按雜事所載立后儀並同宋后固無論。即后服所
稱紺上玄下。八雀九華。皆廟見所著。若十二鎮是親蠶
飾。不宜于大婚之時合併而服也。且鹵簿大駕與劉昭
親蠶注不爽眉髮。而六禮版辭亦見沈約宋書。宋書云。
晉穆帝將納何后。太常王彪之謂六禮宜依漢舊。今考
雜事及晉版辭一則曰欽承舊章。肅奉典制。一則曰欽
承前典。肅奉儀制。此豈彪之所云華嶠改定而有異同
邪。禮使有太常弘。不知為誰。其曰中常侍超單超也。曰
司徒戒趙戒也。注曰蜀郡人。曰大尉喬杜喬也。但梁冀
初欲厚禮納徵。喬執不從。冀遂於是年十一月殺喬。朝
廷此時寧敢拂冀遣喬為使。至于宗正千秋。惟安帝時
有劉千秋為宗正。去此幾四十年。不應尚居此官。末復
有大赦天下語。則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后之下。曾無
此文。雖此年十一月有赦天下死罪一等語。然與立后

絕不相蒙。當是仍襲宋后舊文耳。惟以后生年推之。用
合商妻陰夫人所卒之年。則后生于永建五年。陰卒于
陽嘉四年。是生六歲而母始喪也。于理稍不背戾。又后
紀注曰。乘馬。四匹馬也。雜事乃云馬十二匹。更檢晉志
云。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此則雜事較
有所據。足補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注。余因念作偽
者必非不讀漢書。何至自開釁竇如此。且審識一段。描
寫精瑩。若有生氣。似非假託可到。恐秘記史官各有依
據。未可指為贋作也。海鹽士粦權祥跋

自古以文字類寫娟麗。無過衛詩之莊姜。其他若宋
玉之嫉光眇睞目增波。郭舍人之齧妃女脣甘如飴。唐
玄宗之軟溫新剝雞頭肉。杜樊川之纖纖玉筍裹輕雲
之數語。皆妙于形容。亦足寫一時之艷。然未有摩畫幽
隱。言人所不忍言。若秘辛之搖人心目也。且自如瑩燕
處。度鬟鮮衣。以至幽鳴可聽。其間兩人周旋景光。雖去
今千百餘年。猶歷歷如眼見而耳聞之也。至其造語若
柎不留手。築脂刻玉。胸乳菽發。火齊欲吐之類。咸此嫗
卒卒口創。有後來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橫索同異。相

與疑之。叔祥孝轅證據博矣。然非所以語于文章之妙

也。繍水沈士龍識。

非其好三字
為一傳之本

司馬相如傳　　司馬遷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

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詞賦。是時梁孝王来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

乘呉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

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数載。乃著子虛

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

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来過我。於是往舍都

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益之至狎褻而可觀

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養寫事情）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無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

他人不下手處太史公偏下手盡決蹊事錯落多姿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決後喟然而嘆案）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

既云讀子虛
賦善之矣又
云未足觀豈
詐讀者上齊
事耶今文選
中分子虛上
林為二篇則
帝先見子虛
而上林其續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

秦也
邛笮今邛都
縣筰者今定
筰縣皆屬越
嶲郡

至是相如貴
矣果得遂題
橋之志
相如創開西
南夷逢君以
患父母之邦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

應前大怒

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

乃浸輕其車服節旄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王孫秦富迂腐也故肸而喜耳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悅。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美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世之論不與文君者。其奔相如事也。雖然材不材亦各言其人耳。昔漢天子讀子虛賦。喟然而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則詼以身當文君者宜何如也。知音者芳心自憧 卿臣虎

李卓吾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為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

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聽之希則為者雖工而其志不樂況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于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偖也空自見（毒罵）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嘵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

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于世乎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危与為泥夬蓋以皮之故不壞

酒何適乎帰答嗜酒之過

酒箴

楊雄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此箴楊雄本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本不足為諫無可取者然其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為警陳遵愛之特以適投其嗜酒之好耳至於張諫之自

約。槩諸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練之論為正。猶足自勵也。

許慎說文曰。酴。酒母也。醸。酒本也。醠。重醞酒也。酎。三醞酒也。醅。未沛之酒也。醪。汁滓酒也。醑。厚酒也。醨。薄酒也。醴一宿酒也。醆。酒微清而濁也。黄封。宮酒也。上尊者。糯米酒也。中尊者。稷米酒也。下尊者。粟米酒也。火焔者。糟中液也。玄酒者。明水也。四酎者。四重醸也。三友者。唐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今人言三酉為酒。音同之訛也

青州從事。美酒也。平原督郵。薄酒也。

黄言鬚髯辣秀猜離離髴髴喩其長言鬚在長不在茂

看此二句絶韻

想是老了从年見决不如此

似只有疑而

責鬚奴辭

黄香

我觀人鬚。長而復黒。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昔田之苗。因風披拂。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紕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嘐。黝若玄畦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鬐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秃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土。傖嚀穰擩。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

鬚短

太褻

為髭。止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体。為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為子鬚不亦難乎。

寓辭鬍奴以譏世之飾容貌勝頬舌者。此俳文也。孝子亦為之耶。○黄香字文彊。九歳失母。郷人稱其至孝。大守署門孝子。香家貧。内無僕妾。躬執苦。能文章。初除郎中。粛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遷魏郡太守。子瓊。

桃源路古今[illegible]想只是好事者為之如乘槎入天河之類皆杳茫無徴

境奇

物奇

人奇

酬對之情奇

桃花源記

陶潜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縁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数百歩。中無雑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狭纔通人。復行数十歩。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舎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来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髪垂髫。並怡然自楽。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来問訊。自云先世

丹菴謂登龍門採禹穴只六字寫盡萬里江山此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括盡數百年今古

得此趣更奇

避世之樂

耕種之樂

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此節候代歷誌

以幽隱作世界

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流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鑼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王介甫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一來種桃不

記春采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開忽見驚相問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晋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亦沾巾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〻歷幾秦

相傳薛灵芸之母餐以清於腹中無濃擬一物故淚成大齊而氣若蘭馥余考之逸史靈芸父母貧甚時時採薪于山見一物如靈芝香馥異常採歸以与父母靈芸食之覺遺香芬藹

薛靈芸

王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鄼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絶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

頫其母日日採之輙採趣生他人不識也以故靈芸是芸之宮而遍体芳薰及與種遂滅亦天生之以供𠀋女皆

午寺香奇燭以奇銅表奇

為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尹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以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

寸至此將至

改名夜来亦音

乃止不進者亦納其所獻但不以進御耳

不然縫製更奇

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也。

蕭綺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

信於春秋讖緯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
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九德受魏
世歷沿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來既而桑曼
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
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華軒

舍乳之子以
此為歡笑耳
夢与神通蓋
神敎之歌舞
也 ——顏容美
歌舞美
極形容具矣

答繁欽書　魏文帝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
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
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眾賢遂奏名
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
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
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粧改
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令之妙舞莫巧於絳
樹清歌莫激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

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練
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附繁欽與太子牋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
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
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
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
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
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
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
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
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

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繁音婆字休伯潁川人長於書記為丞相主簿

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是時欽為丞相主簿當仁西留太子守譙欽泥宜以令德匡輔乃以車子姦聲相亂太子亦以艷女為荅舊云魏祚所以不長君臣淫泆之過也今但録其辭之菁英者爾偶弃採其時序云

問髑髏

嚴周即莊周避明帝諱改莊為嚴

只在這一句上生排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頫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于道也。

因遺骸二字
故以道字歷
倒他

莊周所以南
面王樂不是
過者

因道字未奇
又以太虛二
字代他

道也者身以無形為王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
不能戲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
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
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庭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
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
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嘆語也太
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
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
卒絕響神光務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

飄然在死生
不必均意

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
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死生之必均
文學之莊生而不離賦辭南華經曰莊子之楚見空髑
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棰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
為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
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
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

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illegible]時之事。從然
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
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
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識量人淺了。然自促其亡
英氣勃勃逼人

龎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龎娥親者。表氏龎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
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
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
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
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illegible]親。娥親既素有報仇之
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
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
刃殺汝。而自儌倖耶。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

亦是忠言無奈娥親之志在必報何視不勝猶勝是此昔人品英氣

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

聶政刺韓相俠累不過如此荊軻刺秦始皇無此氣勢無此威猛太史公敘聶荊傳亦無點綴如此

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祿福長尹嘉是個人品
守尉也是個男子漢

長溪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

此一着是立碑旌門方是烈婦結煞殊不見龐子夏下落何故

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讐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有之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帖下甚奇特而附載之事奇甚可備醒眼

字字奇

保母帖

王献之

郎耶王献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黄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献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尚焉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

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為
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宿業於是
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甎先敘
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模脫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
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
研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銘墓初循用甎久方刻石紹
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斸時太尉許馘家有碑湯
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
大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
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
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甎也由今論之自銅
易甎自磚斲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
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
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甎其來尚矣有虞氏瓦棺夏后
氏堲周冶土之埏埴精緻堅如金石漢陽朔磚字云尉
府壵壁陽朔四年甎始造其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
多有此字完好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

價。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甎有字。成帝時已見之。墳有刻。新(内)時已見之。晋大令保母之藏。刻甎為志。亦當時承襲。睎用金石為蘭渚爾。志云善屬文。能草書。亦見聞閭。得於其父子筆冢墨池之餘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蓋多丘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壙域為所鉏斸壞隳而不顧。尚書樓公諸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鑑諸。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　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晋大令保母志。并小硯于剡山樵人周二。物子皆親見之。志以甎刻。甎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閍。令作硯背刻晋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絶類靈壁。又似鳳咮。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或以為王氏舊物。用故窪非也。按米氏書史晋唐硯制皆如此。點筆易圓也。有興寧距今八百

三十八載異哉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能前知之歟又按晝記大令以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歳年二十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足論也此字與蘭亭敘不少異真大令之名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虞龢云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呉郡故三呉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山陰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黄閣皆不遠宜有是物也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王述同家越右軍郎耶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自言郎耶所以自別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叙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賛黄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敘無世古本共實定武本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真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簡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嘗以他古本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

惟取筆力。不求圖美。雙字之掠。夫字之磔。戴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寫名黄仙鶴伏令芝之類。此刻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玄。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蘊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於内。亦使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為晋名臣也。士者預知八百餘年事。雖近于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為戎幞巽之

知葬。此出乎神明虛曠自然前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今三十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番易姜夔、

外僧了洪會稽大守李大性宋之瑞黄庭周密鮮于樞仇遠呂琰鄧文原趙孟頫諸跋甚多。不具書。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蘇軾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頹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乙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于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此志極摹大令。雖小文字乃知公未嘗一字無所本。

事奇文亦奇

武后時有山出于新豐此亦是怪山溪亦移徙或水流左轉或水流右轉予親見之則陵谷變遷之說未足為奇山移卻是異事

山亡

干寶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

的是此等徵
驗

此下論天人之常

此下極論天地之變

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
不杖。當為易世變號。説曰善言天者必質于人。善言人者
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
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立而
為蚳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
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亦
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
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
之蒸否也。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
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
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
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長史。嘗撰集古今神祇靈
異人物名搜神記。

楊萬里談晉干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寶以
進。曰乃干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為一字師。然余家所藏
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注亦
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為字畫相沿之訛。而取

于子書為證。按春秋有于犨。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自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為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於犨。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紀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郎司馬炎為晉武帝

有眼力當是異人

滑稽處

姚馥傳

王嘉

武帝為撫軍時。府内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蓋。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

[illegible]績開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絕當時遂若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績再三請卒授為胸襟視姚馥亦一人

啜濁漕常言渴於醇酒群輩常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倜儻擢為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游中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為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酒泉大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乗醉而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存故茂先金壺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一株於玆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繇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説之驗

蕭綺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俳説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俳諧詭譎推辭指誠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為深誡未若茸並桂石

形是有開必先之理不可誣無

羡斯松草含吐煙霞咀食沆瀣迅千靈於一朝方塵刧於俄頃乎可遥此酬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遙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託猜揆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厭術可為嗟乎

逸品繹函卷之一畢

已不能致
人無所助
益唉世之言
誇己之功戕
彼之卻亦異

逸品繹函卷之二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温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詡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嫌（或作嫫）侏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継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治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為（遠或作）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蕪有餘日矣大塊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膚

二者論議
欲以仁賢
貴以名高
游以遊説
當以恬淡
隱以隱遯

置鼻耳安眉鬚揺手歯髯子摛光雙顴隆起毎至出入人閒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惕如此者數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説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

貴意只在功名
舍此四者便淡了頭故以子之所忌嚇之
蟣蝨同性謂終日不出褌襠閲覌之夫乎

索漁父之儔潛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骵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魯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

吾言此數人無甚才智但以文采可觀並登天府不若子羽為檻熊穿虎無所得食也

謹方形容

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騂騬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頸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含脣口腐爛。手足霑濡。或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穽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踞。前慶至若無所希也。

此文詠嘆倣黄香責髯奴文

凡因居某々技紀者蓋業已易主故也魏徽任唐有功其第舎不一二傳已賣之他氏矣讀之令人條然

梁清　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何。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殼。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池淹沒。經日又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頃造二作。經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拉羅琳帳。障一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

此是插入此段以歷怪耳

此段亦是插入作遊戲局而不然一片說鬼話要結煞矣

憒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蒴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汚。荅曰。糞汚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比虜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氈。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君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代憒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荅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會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徃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見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徃見。甑器自運。盛飯斟羮。羅列案上。聞哺餟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着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来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基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

月其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閑吾頗周旋清荅甚善後傳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

禍福機祥與世而旋雖云人鬼相隔如有徵應之兆則驗矣晉宋之際僻處南北而荆吳俗好巫故鬼神得来易侮之

此紅拂記之奇事然叙次處不及史記滑稽刺客列傳姑取之以留游藝之暇且假休沐

瞻署

虬髯客傳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

此事極可疑怪楊素之驕貴何乃全不蹤跡但曰去者甚衆彼亦不甚逐也或以此耳然此是必無之事只是依他一片說話說得去耳

丈夫子乃為此輩所竊勘可是癡騃子

者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

寫其喜

寫其懼

髮長之女非絲貴則極賤宋韓世忠夫人亦是妓家婦女較有洛動

不意邂逅卒遇遂尔投合若此真可疑

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乱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

怪或者此人亦是楊素門客未可知

大約似水滸傳中人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驟拜之。遂環坐。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

是世民後即唐大宗

[illegible]處却叙得奇岩

此段不減史記

儀容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廻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促鞭而行。又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

此蓋許劉之對也

之文靜素竒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廻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氣揚揚貌與常異。亂髯黙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亂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乗。欖衣登樓。亂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数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穏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

以傍許世是天子

即道士與亂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道士對奕。亂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来。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盻煒如也。道士一見惨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亂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亂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

奇事

又奇

虬髯當是精怪異物

又奇

大約史公作傳只一段接叙似戲場作戲便是真

奧奇

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一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家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

此只是水滸傳中一篇文字都此段文勢縱悠揚絶奇皆所謂叙事而間以議論者

奇伏後案

又奇

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

結上後十年云云案

与柳子厚桐葉辯結句二

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綿纊之費。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右此傳本張燕公說。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歲。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幸為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耶。其為子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故為是紆繆以顯其寓言耳。

亦又所習
祖以其奇
栫入
文似列子湯
問篇其詭怪
尤甚
黄帝遊其都
舜至其邊
鄙
羲和冀其鄉
而不得
䌤綃墾醉鄉

醉鄉記　時刻多有特逸函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皇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避作集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集本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文粹

卒不見醉鄉盜
公旦立酒人氏乃与醉鄉遊
陶遊醉鄉
氏不返
猶溺焉

有二本有天下遂不窮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二本有其
遊字反故字
字糟丘階級千仞南向集作面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
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
與醉鄉達為故四二本作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受二本作愛道者往往竊
至為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
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
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二本作将遊焉故為之記
此六從華胥國一篇来見王無功集有刻東坡者非是

附酒壇序云古今有一大酒壇其酒非麹非蘗其飲亦
斗亦石世人錯讀王無功記兩兩三三觥籌相角幾使
洛街撒酒風漢都可闘李青蓮坐上坡仙誦酒經而詩
曰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此可為酒壇注脚也酒壇
世人不恒至以蒼頡為釀王以先秦漢魏文家為祭酒
以唐宋名公為酒家而我　明諸大家能世其法者總
數人吾友介生年方弱冠便已踞坐壇上攘臂一呼目
空海内羽扇綸巾自是周郎家物其登壇也醍醐作漿
沆瀣作粮靈花意蕋為供養二十分膳智為點酒法怪

牒靈文僻書奇字為下酒物而酒政甚苛不許俗子渉
垂其旁壇之下墨汁容為池池通帖括若海海畔東南
名參醉城城中有之乎者也先生聖人賢者公另一酒
味薄而螫於口久之其法益變無数麴書生撓和厚肉
肥皮薰染一城然飲之者輒能浮高桌駟馬諸貴人寧
不登壇不肯不飲也而且揶揄曰周郎空爾為介生聞
而奔之左顧落度生右顧潦蕩生盍往觀乎至則麴書
生前近曰君筆良苦雖然餔糟啜醨波及下國猶是君
之餘也其何敢愛于是盡發諸貴人之藏投介生介生

讀之紙落如飛而餘政成于是廻邅如失喘不得息合
掌大叫曰為我一片酒壇遲我十年作貴出城覓向来
舟舟已然遂與而生謀三歲始為落度生者張子公亮
其潦蕩生則吳子天亂字來錫而敘言者也

[illegible]序文中子[illegible]之弟自[illegible][illegible]字曰無功哉問之箕隱不对蓋以有道于巳無功於時也大業隋煬帝年號　胸襟好正字非其好

東皐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晋穆公自南帰北始家河汾為歴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為君性好學博聞强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歴数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数斗不醉常獨恨不逢劉伶與閉戸轟飲因著醉郷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减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

六合縣丞非其好
武德唐高祖年號
良醞三升差可戀
又給一斗號斗酒學士
貞觀太宗年

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落部法
嚴屢被劾君嘆曰羅網高懸去将安所遂出所受俸銭
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
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楊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
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静為武皇千牛謂曰
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
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
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
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

求為太樂丞一事太奇
却說得去
革妻袁氏時送美酒亦奇
伏後杜康酒
梁
南董謂董狐南史精于史君猶其精于酒也

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絶當時君苦求
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
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耻柱下卒
授為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嘆
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
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巻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
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巻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悦之曰王君
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歴職皆以好酒郷里或咍之因著無
心子以喩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

立杜康廟作
祭杜康文其
人酒然特異
事亦酒然特
異

其自撰墓志
有云不知榮
辱不計利害
以酒德遊於
鄉里往往賣
[illegible]時著書行

隱士仲長子老。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頗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晩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諸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illegible]所之學
[illegible]所憐鄉
[illegible]有達其
[illegible]也予謂達
其意只是送
[illegible]

陸淳云。莊叟之後。緜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為。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安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類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

東坡書東皐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illegible]寺傳又
[illegible]兄
丞相指楊貴
妃之兄国忠

粧點

語奇儷

善寫妖艷

長恨傳

陳鴻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勦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熀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悅然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

文善粧点

前云千万人寵兒目者此云六宮無復進幸者可謂

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册為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眄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

寫醜態

益醜

京師長吏側目時已伏禍基

殺楊國忠

縊貴妃

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懽。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

自南宮迁西内肅宗不能無罪
寫憂思依舊是前面平寓人無悦目者
術入道士如夫入然
内又字便是游

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黄展轉竟就絶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内時移事去樂盡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虚上下東極絶

描寫
洞院字出景象
一句寫情
又寫情景

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戸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来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晩瓊戸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

茫然退立入個字妙甚依思是妖治態

此事亦見野史

天孫為董差子只一降玉䋲且再降矣

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
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
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
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
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
樹花燔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
衞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
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
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

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
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
餘具國史

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

附李白題貴妃宮中行樂詞四首其一云柳色黃金嫩
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
歌入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其二云小小生金
屋盈〻在紫薇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
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其三云玉樹春歸

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夜。留着伴嫦娥。其四云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游。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欲半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又鄭嵎題楊妃醉臥明皇顧咲圖云龍顏回首顧紅顏。醉臥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緣恩愛重如山。

垂拱武則天年號李敬業討之之年明年改元垂拱

寺

湘中怨解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槩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穀喜譔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之。見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䰟九辯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為怨詞。

其詞麗絶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薫緑兮淑華歸故里荑與蘩蓴兮潜重房以飾姿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煙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婕盈盈以披遅酡遊顔兮倡蔓卉縠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数歳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歳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相倚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楼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懐佳期兮屬三湘蔽未終有畫艫浮漾而来中為綵楼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檻盡飾帷褰有弾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凄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袅緑裾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将為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楼中縦觀方悟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于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述為偶唱也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于湘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女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為溺死益非矣

沈亞之吳興人字下賢登進士第太和初李同捷反之兩河諸鎮出兵反無功乃授柏耆德利行營諸軍計會使亞之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諭旨會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耆乃馳入滄誅同捷諸將嫉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

四畫

以後都是形容其畫

服翫畫

金栢畫

後至此乎

菱畫

魚弘傳

李延壽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

猴脯盡

又修

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像。王仝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杭數其為人。杭勇无法。僧聞之。杖杭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齊宣孝陳皇后乃齊高帝蕭道成之母

始安貞王即齊明帝之父明帝即蕭鸞

麻粥之夢奇相又奇

齊宣孝陳皇后傳

李延壽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嘆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

昇明宋順帝年號
太妃即庶生道度追生者
建元齊高帝篡位年號永明乃高帝子蕭賾年號是為齊武帝

無纖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無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為齊國太妃並齎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謚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麵餅鴨臛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司馬温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文近小說而事亦奇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殁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大穆后即北齊後主高緯之后唐玄宗以此喪邦奔蜀後主緯亦以此喪邦奔鄴

昏主

馮淑妃傳

李延壽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性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嘗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勅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后主
更后
后甚
毋不如妻又
后太后即斉
主高湛之后

舊俗相傳晋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
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
帝與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勲將立為左皇后
即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
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妃方以
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内參自晋陽以皇后
衣至帝為按轡命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
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
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

帝妃又一貂
蝉也貂蝉遇
貂蝉則殺遇
高綿則生遇
代王達則又
蓋
香為癡
人癡

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
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
時憐欲知心斷絶應看膝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譖幾置於
死達甍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
令自殺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裴氏為
右娥英娥英蓋取舜妃娥皇女英為名陽休之所制樂人
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常忤旨剝面皮少者以善彈琵琶為
昭儀以僧奴為日南王僧奴死又貴其兄弟妙達等数今
同日皆為郡王為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為綺麗陸媼誣以

敘事何詳贍乃爾

毛夫人寵

彭夫人寵

二李夫人寵

寵毛夫人而及其兄董昭儀而及其文宜其為周所敵

左道遂殺之。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寵之。毛能彈箏。本和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以音伎進。死於晉陽造佛寺與總持相捋。大李本隷戶女。以五絃進。小李即孝貞之女也。小王嘗生一男。毛兄思安。驟升武衛。董父賢義。由軍主超登開府。自餘姻屬多至大官。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詠小憐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裾垂竹葉帶。髩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為妻且不可。况以婢作夫人。冐于原獸。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耶利。云有幸于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太監。後主一時得兩婢為后。其亡徵亦徵見于斯焉。

好局面亦似玄真子局面他處移動不得

南華經莊子作沖虛經列子作

南海之貶天所以成玄真也然今宦途如意亦不復為扁舟之綸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顔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械摙玄造櫂元氣而詞鋒首出乾無闔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正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

矣
煙波釣徒
造化鼓吹
碧虚金骨
兄亦兄
嫂亦慈賢
所与遊者亦
杰

二巻。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
横。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詵為作内解。玄真又述太易十
五巻。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為宗。觀以為碧虚金骨。
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
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捕
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閨
之手為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栟皮節皆
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漸東觀
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

玄真坊
迴軒巷
太夫橋
肅宗賜奴婢
二人
漁童収綸
樵青薪桂
尚襟許濶所
以承眷公有

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閑閎。旌曰迴
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為序。因賦柏梁之什。文上詩以美
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竹者
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騣皮為屩。隱素木几。酌斑螺杯。
鳴榔拏棹。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
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
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
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荅曰太虚作室而
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以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

[illegible]籠太虛之
云
所与遊者又
是才士

字字似玄真
大抵天生一
逸民又有所
以成其逸者
當日無霍齡
少遊真卿諸
奇杰士玄真
卻逸不得

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乗興撃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
毫應節而成大暦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
艋既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泝
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
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屛嗜
慾若泥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懐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真超
隠淪齊得喪并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
主若斯人豈煙波終此身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
科遷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禄山反與從父兄杲卿
討賊加河北招討採訪使代宗立改尚書右丞俄封魯
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詔遣諭李希烈不
屈遇害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魯公宦跡家世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
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
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
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

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
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
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閒矣
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脩道。以形
全為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為吾吮血以給之。則
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
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
手足柔軟。髭鬢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
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
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色
所耽。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為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
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
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
満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
僕往鄭州。徴庄租。廻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
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
轉身去。仰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
佛殿德寺云。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

兩間破屋門上懸笛子公便揭笛而入僕遂隔笛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十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故家貧乃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僕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通爲只是道其所以散不說得許大怠見散中乾坤水局不如散土局不如散總鎖得好大約散人便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視聽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凝為滲為汗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六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埃（集作坻）嶢（集作瑤）不可以為盂得

有散文散品便有散趣作看李白詩与文卿一篇不散

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聊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聊權可執聊遂為散歌散詠傳集作以志其散

散人歌中有云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看女顏娉婷眞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佩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混眞草酒散甘淳漓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以一散中心散何疑

壹眞子道散即是散無一字不散寫艷即是艷無隻字不艷

刻畫

刻畫

字字點綴山龍華蟲粉米藻火無此綺繡

描寫

紀錦裙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濶六寸上狹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藶葉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瓊結手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

再鎖一語妙
掉法有餘不盡之妙
画終之奏

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縮環珮。雲隠涯岍。濃淡霏拂。靄祁
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絶分畫。一一有去
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蓋用繪絲。下製綫尚
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折藏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
亦不下五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
為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集作之
瓦官寺者剏自晋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
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為師子國所貢玉
如来像。一為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為戴顒所損
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接以三十二金像踐之縱蠹然
為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几所謂三聚玉
如来者宮中分製為釧久矣。惜無文筆如灑蒙絁之播。

是子厚刺柳州時作

奇　奇

就石城山説自己身吉遠而來

奇其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經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少過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黒。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

文奇

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造化為五嶺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從文字上摟別出來乃知文人一管禿毫子真與五丁力士同功

天意

鸜鵒亦有可化導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教以齋

西川鸜鵒舍塔記　常皐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雜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一作純）粹者矣或炳燿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献鸜鵒鳥者曰此鳥𣪊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

教以佛
神異若此
解更妙
突出此二句
係來嘆語

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一有日字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一作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一無佛字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有一宗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履室或一作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一本有其音或文四字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於戲。生有辰乎。緣有一作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梓而不懌。已日而甚。剔養者知其一無此字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

更出更異。得道之人有臨終不亂者。尚未見奇
總在此結局句
從古有此異人。羲農是也。豈可謂異類

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羽一作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絶。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殁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炯爾燿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茍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嘗諸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一作負非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一作至聖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

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
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
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
荊南居客麻成忠。淳熙間有一鸜鵒在雕籠中。見長老
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鸜
鵒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憐其不語。縱之。徑赴僧
側。啾啁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
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庵。一小兒來謝曰。吾昔
麻氏鸜鵒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
脇下尚有翅毫。夫鸜鵒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為孔
明再世當不妄也

末一段意緒條貫頗類連昌宮辭但毋不辭而傳

唐中宗復辟改元景龍玄宗誅韋氏奉其父睿宗即位以有景雲之瑞改元景雲

治雞坊

東城老父傳

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曳倒牛以材官為中官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群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治鷄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

選雞坊小兒
賈昌以矯捷
選入
前説習鳥語
此又習於雞
賈昌以善護
雞為五百小
兒長
父死得乘傳
歸葬

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

録神雞童謡
語時事可知
天下號為神
雞童徒不號
玄宗為神雞
長乎
一雞坊小兒
耳去如此寵
異

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為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為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鵰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敘立

此止其趫捷
妻
角觝跳毬等
戲[illegible]其[illegible]
奇遇
奇遇

於廣場。頓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
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彊者前。弱
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橦。蹴毬踏繩
舞于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
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
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
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
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

舊昌以安祿
反入南山
昌依佛舍
昔日佩玉服
繡者此夫婦
今日荷薪負
故絮者此夫
婦倏忽閒白
衣蒼狗矣大
曆代宗第三

乘輦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
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
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
除地擊鍾。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
殿。昌還舊里。居室為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
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
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
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
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

改元
建中德宗初
即位改元
大得順宗此
一着生色差
些無結煞了
貞元德宗三
改元

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為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

元和憲宗初
即位改元
此後一段似
史記司馬季
主日者傳
見杜暹一段
見哥舒翰一
段
見張說一段

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携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栢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于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事也。然有以為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成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輜車

觀此則張燕公亦不是好人

又說當時轉漕便民見今不然

又說當時俗尚循好見今不然

又說當日任吏循好見今不然

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轤連軏坌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

又說當日選舉循好見今不然

又說當日不留外國賓循好見今不然

只一句罵世

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傍往往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為其德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鷄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臨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羅去

總結在胡兒不宜入華。意指祿山也

此幻術弄人且足奇但錄之以誌逸事

老人弄幻

弄幻

弄幻

弄幻

京西店老人　　段成式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反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

到此始知其劔術明處西道中酒飯客店留客不住尚如此奇人又有飛出法而食之腹脹著

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劔術。引昔入後院指鞍馱言卻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昔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常亦得一一爲

唐節度使各擴雄鎮。俠客奇材輻湊四面出即道士老僧以及兒女子。往往而是。今天下劍術絕矣。非果絕也。所謂有道之世。其兒不靈耳

王梅溪筆札本多見余尚見其發試狀元策有五六千字緯大約徽宗体然何其宏富乃尒此記則簡古紀麗矣梅溪不善書余蹤聞見泉郡齋舍并遼齊夫多異三字字極奇偉

卧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游。時涑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襍花盛開。藍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崇牡丹大叢。而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

王梅溪嚴閣纍殘身。梅溪不善書。每嗔字劣輒投筆於地。曰嚴和尚後令坐好食肉邊鈍至此。

敘次錯落鬚
眉生動米公
故是異人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晋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盤欝後有凌霄纏絡紅緑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

李龍眠嘗畫
一王磬尺餘
戲泥香節綏
植仰之声絲
清絃忽有談
足很谿主語
皆則急鋭擊
玉磬數声曰
厥代清耳此
文清古之韻
悠然可掬

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説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

圖之本家代
素畫到荆州
胡張僧繇舊
迹坐目觀之
留宿其下十
日不能去予
于此文亦云

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絶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　圖即記記即図知襄陽筆意勝于伯時

本事事異
入
一異
二異
三異

中嶽外史傳

張兩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群絶務通大旨詳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為文務崖絶魁壘要必己出為工恪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規晉而下無敢爱潤州江山因定居比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数盥而不帨未嘗與人同服器客

四異

五異

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為舒卷。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法之也。嘗顛元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躞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敎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作樂之具。沈隠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擾擾六經畫點

六異

七異

八異

九異

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為元章也。晩為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絶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絶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絶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荅曰更有知不盡處。倚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尉。尉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

十異

有諸其拜石
否曰不曾拜
但揖耳真無
真蹟

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為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荅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廨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為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殤生於首。邪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于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岳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敘事多脫落。故為搜剔

術此為曲終
之奏是元章
知己

舊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祕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為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米襄陽志林序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欲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不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傳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

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為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斥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為師詩文不多見頎崕絶魁礨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有王謝顏陸真蹟以至摩詰王蠼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溪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署以意行絶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羣勅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味淋漓天子為卷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徙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拝奇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咲遊戯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

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接輿。濂洛之時。楚狂[illegible]帝。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所古種種合之聖賢之道之法亦超說未群

眞奇

眞賢

眞貞

宿瘤傳

宿瘤女者。齊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繁盛。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女採桑道傍。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亡。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悦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命。而受命于大王。是奔也。大王又安用之。王曰。此貞女也。寡人失之。於是遣歸使

賢聖　至賢之言号

使者賫金帛往聘迫之父母驚欲洗沐加意裳女曰變容
更服是掩本来也是致治也是趋貴勢而媚之也請死不
往於是如故隨使者王聞之曰此聖女也告宮中宮皆盛
服以遅其至也及至見宿瘤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
貌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故相去十百也
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啻十百也王曰何
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堯舜桀紂俱天子也
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
斵後宮衣不重彩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歳天下歸善焉桀
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曳綺穀
弄珠玉意非有猒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歳
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何啻千萬也諸夫人皆
愧闕王大感宿瘤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减樂
宮中不得重采期月閒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
楚

宿瘤真女中賢聖哉天何豐其德而嗇其貌哉嗟乎使
其貌也則不德矣胸中之德剩有至理項下之瘤何妨
餘贅故以百美先吾不肯以易一宿瘤

起語已冠絶
予謂只消此
三句足誄惠
了
非是夫不能
屢是婦非是
婦不能貌是
夫
惠三黜不去
妻曰居子有
三恥國無道
而貴恥也國
有道而賤恥

柳下惠誄　妻何氏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遂為誄焉既成門人莫能竄一字

後人有讃云三黜依又懷茲桑梓民之故矣人謂近恥

聽度淵涇昌澄昌澤二恥知之乃見其底爰曁去言以

也云云

謚以誄。賢哉婦乎無慙儷美。惠之一字出于閨中之口而卒定于千古豈惟當時門人不能竄而已乳此真柳下惠之妻也乎

昔人謂相如傳非相如作豈有自傳而盡悉其琴心醜行以示來世今觀文君誄辞已明作琴心而娛不恥當壚之語矣當年筆舌千秋目耳豈誣捴也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横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淒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

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来相訣絶 解一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解二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 解三
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解四
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肌膚
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悦長卿之才而
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
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之誄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嫻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
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
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
合始分蘭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内佐無聞幸移蓬
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
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覩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
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尊先好手調薑橘素
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

中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劉令嫺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並有才學令嫺文尤清拔適東海徐悱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業製祭文辭甚悽愴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illegible]惠婦人能作此見道語

莊生見解

曹因墓銘

妻 缺名

君姓曹名因字鄃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是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

所作。洪容齋云。予案唐世上饒本隷饒州。其後多為信故曹君為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極有雲谿故云白雲隱君今之有血性男子者不曾得此洒然之句

妙甚婦人女子乃有此玄関禅域之談

張愈誄

妻蒲氏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趍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宿。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告。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嘆噫。揮涕洸瀾。

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棊。樂山水。

逸品繹函卷之二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